

## ● 半夜里闹鬼

“最近城外的哨楼上，每天夜里都闹鬼啊！”

谣言就这样一窝蜂似的传了出去。

所谓哨楼，就是造得比城墙或屋顶还要高，专门为了守望敌人进犯，由士兵们在上面站岗的瞭望台。

“那是真的吗？”

“不信可以问一问昨天晚上在哨楼上放哨的士兵。那个士兵也许是因为过分受了惊吓，一直抖个不停，听说到现在还把脑袋蒙在毛毯里睡着哩！”

事情就这样一传十、十传百地传开了。

这样一来，连平时看上去很胆壮的士官们，也不免有点儿害怕起来。每次轮到站步哨的时候，不是说肚子痛啦，就是说头痛，大伙儿都想尽办法来逃避。

“假使对方是人的话，不管他怎么凶狠，咱们根本就不在乎。可是，鬼这种玩意儿，就好像烟似的，砍也砍不到，打也打不着，咱们有生以来就恶心鬼这种东西。”甚至有人特意编出像这样可怜的理由来。

这是一千年以前，发生在北海寒风凛冽的丹麦海滨亚露西诺城的事情。

哨楼建筑在城外伸向海中坚硬而高耸的岩石上。这个哨楼不分昼夜都有哨兵站在那儿，向大海里监视着。

这时候的欧洲，和战国时代差不多，英国、法国、德国都互相虎视眈眈地各不相让，绝不放弃侵略邻国的机会，总希望能扩展自己国家的领土。

因此，即使是海上，什么时候敌人的军舰会来进攻，都不是没有可能的啊！另外，还得防备在北海上出没的强大海盗集团。因为这样，所以一分一秒，如果疏忽了对海上的警戒，说不定就会造成很大的祸患。

无论怎么样怕鬼，站步哨是不容许疏忽的。今天晚上，也是由一个胆大而勇武有力的士兵站在哨楼上，目不转睛地监视着大海。

黑暗中，白色的浪花看上去就像魔鬼在那儿张牙舞爪，强劲的海风打从耳朵边儿掠过去，发出凄惨的呼啸，仿佛要把人吹走似的。

“哇 好冷啊！真吃不消。”

哨兵的身子一个劲儿颤抖着，同时，披在身上的盔甲，那上面的金属品也叮当作响。

接着，他又想起那鬼的事情，因此开始忐忑不安起来。也许是被那令人丧胆的风吹过的缘故吧！连这个以胆大自负的士兵也抖个不停了。

“换班的早些来吧！时间已经快到了，那家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他喃喃自语地说着，那副嘴脸差一点儿就要哭出来了。

时间已经将近午夜零时了。所谓零时也就是半夜。

海浪和冷风很快地大起来了。

“像这样风浪很大的夜里，敌人是不会来攻的，就是敌人的船来了，也没有办法靠岸，要是碰上了暗礁，保险它会碰得粉身碎骨。时间也快到了，下去迎接那位接班的仁兄吧！”

他一边儿自言自语地说着，一边儿把那长矛扛上了肩膀，打哨楼上走下来，一步一步地来到岩石上那狭窄的石阶上。

“谁？”

当这个哨兵正走下石阶的时候，从下面传来了一声响亮的叫声。

他立刻从肩膀上取下长矛，采取应变的姿势，对方如果接近过来的话，就从上面扎下去，同时反问道：

“谁？这正是我所要问的话。站住！快报上姓名来！”

“丹麦国王万岁！”马上听到下面有人有这样嚷着。

丹麦国王万岁，这句话是他们之间的一种暗号，也就是所谓的“口令”。假如答不出口令的话，那就有嫌疑了，即使是被矛刺死了也无法伸冤的，这是军队里的一种规定。

“啊 那口音的确是少尉。”

“对了，我是少尉。你是岗卫吗？辛苦了。”

少尉说着就要上来了，因此，这个哨兵马上就采用立正的姿势站在那里等候着。

“没有发生什么事吧？”

“是！什么事也没有。……因为交班的时候快到了，所以我正准备下来看看。”

“嗯，原来如此。刚刚敲过十二点，今天夜里的步哨由我来接替，你可以放心地回去睡觉啦！”

“辛苦您了 少尉。”

这哨兵向少尉行了一个举手礼，目送着少尉走上去，然后自己就走下来了。

“噢，等一等！”少尉回过头来叫住了这位将要下班的士兵。

“是！有什么指示吗？”

“真的没有出什么事吗？”少尉不放心似的又重复地问了一句。

“是的，连一只老鼠吵闹的声音都没有。”

当少尉放下心来以后，他心里似乎又觉得有点儿

好笑。

“好，我知道了。上面的风很大吧？”

“是的，现在风已经大得不得了啦！要是站在那儿放哨，北风吹得令人刺骨的冷，我想心脏都会被冻得不能跳动的。”

“唔，你这么一说，连我这个不颤抖的人也要打起哆嗦来了。老实告诉你，为了谣传每天晚上在这个哨楼上有鬼怪出现，所以今天夜里，我和中尉以及哈姆莱特王子的朋友霍拉旭，约定在此相会，我们三个人要亲自看看那鬼怪是不是会出现。如果你在半路上碰到他们，可以告诉他们我已经在这儿等着哪！”

“遵命……啊！听到啦！听到啦！这个咚咚的脚步声一点儿也没有错。你听，不是越来越近了么？”

那士兵挺直着腰板儿，侧着耳朵在静听。

格咚、格咚的鞋声，混杂着刀鞘拖在石头上的声音，以及低微的谈话声，越来越大了。

“站住！是谁？”

士兵为了职责所在，等脚步声走近时就这样嚷着，一方面也提起了长矛作预备姿势。

“丹麦国王万岁！”

下面的人所回答的，和刚才少尉所回答的一样。

“好，那么，报上姓名来！”

“霍拉旭。”

“效忠国王的中尉。”

哨兵又恭恭敬敬地敬了一个礼。

“少尉早就在等候着呢！”说着又敬了一个礼，然后从两个人上来的石阶走下去了。

“噢！霍拉旭先生、中尉阁下，欢迎两位应约而来，辛苦了。”

从黝黑的前方，听到了少尉的声音。

“你已经在那儿了吗？少尉。”霍拉旭回答少尉。

三个人结伴儿向高台上前进。

“啊！好大的风呀！”霍拉旭背向着风吹过来的方向说：“虽然如此，时间已经差不多了，大概鬼怪也快出来了吧？因为来的这三个人都是不怕死的勇士，所以连鬼也害怕起来了！今天夜里恐怕鬼也要告假休息了吧？哈哈！”说着便大着胆子笑了起来。

“少尉，你还是听我说吧！无论怎么说，霍拉旭阁下总是不相信的。他认为鬼这个东西是胆子小的人幻想出来的。那么，我这亲眼看到鬼的人，不就成了胆小的人吗？”中尉一本正经地说。

“我记得并没有说过你是胆小的人哪！现在这种时代讲鬼，简直是太可笑了。假使相信它的话……而且，又不是女人或小孩子，你老兄既是个堂堂男子汉，何况还是个武勋很高的军人……”

“瞧！他又那么说了。这些高见，必须等到最后，

看看究竟有没有鬼出现，到那时再来向你请教。”

中尉和霍拉旭竟抬起杠来了，因此，少尉便从中打圆场地说道：

“好啦，好啦！请两位静一点儿吧！我和中尉到昨天晚上为止，其实也和霍拉旭阁下一样，哪里肯相信这个世界上会有鬼。可是，昨天晚上就大大地改观了。总而言之，我们带你到昨天晚上看到那奇怪东西的地方去吧！”少尉说着便站了起来，然后往哨楼下边走去。

风和海浪的声音混在一起，依然呼啦呼啦地作响，更增加那种恐怖的程度……

“就是这儿，坐在这块石头上等着吧！”

因为少尉已经坐在那四方方的石台上了，跟着另外两个人也并排坐了下来，少尉的眼睛一直凝视着前方，然后用手指着说道：

“霍拉旭阁下，你看！就在那一带，那云和云的缝隙，可以看到那微弱的星光吧！那是北斗七星的第四星，就在那颗星的下边儿。喏！喏！”说着，刚好就在手指的那黑黝黝的地方，忽然闪出微微的亮光，在那儿，可以看到一个模糊的人影。

“咳！出来啦！出来啦！霍拉旭阁下，你瞧那个！你还能再说这是谎话吗？你看不见吗？来了，渐渐朝这边来了呀！”

中尉一边好像用手拂开什么东西似的，一边将脸



儿藏了起来，同时，全身也微微颤抖起来。

“啊！真恶心，简直令人毛骨悚然！好像来了阴灵，要把我带到地狱里去似的。霍拉旭阁下，霍拉旭阁下，你看！那就是鬼呀！”少尉把手搭在霍拉旭的肩膀上，拼命地摇晃着他

霍拉旭马上就盯住了那个鬼。

于是，那模糊的鬼慢慢地越来越清楚了。他们现在才知道，那鬼正用它可怕的脸，凝视他们三个人呢！

“哦！原来如此。”霍拉旭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然后才开始这样说话：“我输了，你们的话是正确的。不过，这真是一件令人不可思议的事，一点儿也不错，确实确实是个鬼。”

霍拉旭看到眼前这种事实，再也没有办法和他们争辩了。

“这真是怪事，再也没有比这种事更奇怪的了。真是不能使人相信，但是，又不得不相信，而且……噢！等一等。这个鬼，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呀……啊！对了，那是国王嘛！看他穿着那雄伟的盔甲，就知道他是前些日子死去的先王，样子和他在世的时候威风凛凛出征的雄姿一模一样嘛！”霍拉旭喃喃地说着，不一会儿，便倏地站起身来，向鬼的方向走过去两、三步，手握着刀柄，好像有什么事情似的，大声

喊道：

“谁呀？站在那儿的莫非不是鬼吗？还是恶魔的恶作剧呀？你装扮出先王在世时候的形态，每天晚上出来吓人，实在叫人奇怪。或者还有其他的理由吗？有的话快说出来给我们听！答话呀！”

霍拉旭前进了一、两步后，那个鬼飘飘浮浮地朝后面退了过去，同时，影子也越来越淡了，就好像当初出现的时候一样模糊，并且，渐渐像要消失的样子。

“停住！停住！在消失以前，得回答我的话！答话呀！”霍拉旭大声地嚷着，想制止住鬼的消失。结果只是白费口舌而已，鬼就像蜡烛火被吹熄了似的，连影子也看不到了，剩下来的依旧和原来一样，只是一片漆黑。

“唉！结果还是让他逃掉了。”霍拉旭像泄了气的皮球似的，呆呆地站在那儿。

“怎么样，霍拉旭阁下？这下子你总该明白了吧？还认为我们是没有胆量的人吗？”中尉挨近过来说。

霍拉旭好像一场噩梦还没有醒过来似的，站在那儿发呆，然后，心里边想道：

“怎么样我也不能相信这是真的啊！然而，刚才我已经亲眼看到了，那还有什么办法呢？我只能看出他像是死去的国王。可是，先王为什么要用这种鬼的

姿态出现呢？真叫人费解。唉！简直把我搞迷糊了。”

但是，一会儿，他好像有了新发现似的，抬起头来向两位军官问道：

“你们对于这件奇怪的事情，有什么看法？”

“嗯……”

两位军官相对看了一下。

“我认为这是我们这个国家将要出什么乱子的先兆……”

霍拉旭这番话使两位军官担起心来，于是问道：

“出什么乱子呀？”

“很可怕的事情吗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，我只是有那么一种感觉，似乎并不是一件普通的事。你们有没有什么预感？最近，国内有什么特别的现象吗？”

正在绞着脑汁沉思的中尉，好像想到了一件什么事情，拍了一下手说道：

“这样说来，我明白的事情太多了，不明白的事情也很多。政府最近下令赶造大炮、军舰。每天征用很多老百姓，忙得不可开交，不晓得究竟为了什么缘故，是不是要和哪个国家发生大战呢？国王也下令，要我们每天加强训练士兵，更要士兵练习矛和刀，那种积极的操练情形，是从来也不曾有过的。你说是不是？少尉！”

“中尉刚才所说的一点儿也不假。”

霍拉旭本来是抱着两只手在静静地听，现在他突然放下了手，很兴奋地说着：

“嗯！可能就是那件事也说不定。啊！战争要爆发啦！敌人也快要来进攻啦！大家拿出勇气吧！先王可能就是为了这件事来鼓励全国军民的。”霍拉旭想起了先王生前的事情，然后继续说道：

“啊！回忆过去的事情，好像就在眼前。那威风凛凛的英姿……先王身披白色的盔甲，骑着白马，庄严地出现在队伍的前面，然后，和那以刚勇闻名的挪威国王，作一对一的比武……啊！那天是个大雪天，绰号叫做‘鬼’的挪威国王，一只手舞着一根没有三个人绝抬不动的重矛，骑着马跑向站在比武场中的先王旁边来。双方的侍卫都咽着吐沫紧张万分地观战。先王静静地移动马儿所站的位置，口角上露出了和蔼的微笑，然后说道：

‘挪威王呀！沉住气刺过来吧！我们打一个赌怎么样？今天如果你胜了，那么我的国家就是你的。万一我胜了，那么你的国家也就是我的了。怎么样？’

两位国王互相约定，一言为定，然后开始比起武来。矛与矛铿锵相接，一会儿胶着，一会儿又分开了。这样经过两、三个回合，突然间，挪威国王从马上一个倒栽葱跌了下来，撞在一块坚硬的冰块上，脑

袋迸裂死亡了。胜负已经很明显，不用说，我们英勇的国王胜利了。因此，挪威王国的领土，一大半并入了我国的版图。经过几年以后，挪威王子福京普拉斯等，为了要夺回他们父王所失去的领土，不自量力地召集部属，训练精兵，等待我国防备松懈的时候，举兵攻击，因此，我国也不得不防患于未然，作各种的准备。中尉所说的赶造大炮和军舰，也就是为了这些……嘿！离福京普拉斯的攻击已经不远了吧？”

“那是对的，霍拉旭阁下。听说好像是昨天吧！挪威派来了一位使者晋谒我们的新王，说不定就是下战书向我国挑战呢！也许就因为这样，所以先王将御驾亲征时的英姿显现给大家看。”少尉已经把这件事认定了是先王的显灵。

可是，霍拉旭却不以为然，又重新把双手抱了起来，把头歪在一边，好像百思不解的样子。

“不，不！你们所猜的这些事情，都是似是而非的。从前有一位叫做凯撒的英雄，他被反对党的人暗杀刺死在议院里，也许是老天爷对这位伟人的死亡非常怜惜，所以，在他被害的前一天，听说许多已经死去的人，都从坟墓里走出来，在街上乱跑。说不定，我们这个国家会发生比战争更残酷的灾祸！因此，我总是定不下神来。……嘘！别做声。你们看！又在那个老地方出现了……”

当霍拉旭看到以后，立刻用手指了过去。军官们仔细一看，还是刚才那个鬼。

“停住！别走。假如有话要说的话，就请说。不管是好事，或者是坏事，都没关系，尽管说好啦！”霍拉旭心想，这回绝对不能让他逃掉，因此迫近了过去。

但是，这番话不知道对方听懂了没有，只见那个鬼又飘飘忽忽地向空中而去，并且影子也越来越淡了，好像又要消失的样子。

“把这个鬼喝住，叫它停下来！”

霍拉旭这么一嚷，两位军官喝、喝两声，都把军刀从刀鞘里拔了出来，警告似地喊道：

“你不怕被斩吗？”

鬼依旧没有答话，因此，两位军官一左一右举起军刀砍了过去。

中尉的刀只是在空中砍了个空，少尉的刀却碰在石壁上，“锵！”的一声，火花四溅，而那个鬼的影子，在一阵阴风过后，轻飘飘地浮上空中去了，然后，就像一盏灯被吹熄了似的消失在黑暗中。

“可惜！”

“又逃走了。”

三个人十分懊丧地呆望着那个鬼所消失的地方。就在这个当儿，遥远的海空已经泛出鱼肚样的白

色了。

远方传来一阵鸡叫的声音，就像天亮的号角，划破了静寂的空际。

“啊！天亮了。”

“真像是做了一场可怕的噩梦。”两位军官互相望了一眼，如释重负似的说着。

“守夜的差使可以算是到此结束了，接班的同志也快要来了吧？不过……”霍拉旭把脸调过去向着两位军官，然后改变了口气继续说道：

“我想这件事情不必传扬出去，我们只告诉哈姆莱特一个人吧！两位的意见如何？”

“当然很好。那么，就悄悄地报告我们所崇拜的王子吧！你说好不好？少尉。”

“我十分赞成。”

三个人商量妥当以后，深深地呼吸着早晨那柔和而新鲜的空气，跟着就从石阶上走了下来。

可是，鬼为什么每天晚上要在哨楼上出现呢？霍拉旭那样急迫地问，为什么连话也不回答一句，就消失了呢？……

## ● 悲愤的王子

霍拉旭和两位军官，在哨楼上看到鬼而悄悄回来

的那天早晨，城里传来一阵国王临朝的响亮号声。

这座王城的城墙，就好像是由一块庞大无比的天  
然岩石所凿成，它是那么巍峨、壮伟而坚固。

王城最高的地方有一个大厅，厅的中央有两张用  
美丽的宝石所镶成的象牙椅子，那是国王和王后的座  
位。

丹麦的新国王克劳狄斯，是两个月前突然死去的  
先王的弟弟。

先王不只是一位英勇而伟大的国王，他对待人民  
也非常温和，所以非常受百姓的爱戴，他把国家的  
事情统治得井井有条。

王子哈姆莱特不但聪明，而且学识过人，还非常  
重情义，因此，丹麦的王室以至于其他的国家，谁  
都相信丹麦是会安定而繁荣下去的。

但是，世界上的事情往往是不能尽如人意的。

这件事情发生在两个月前的一天：先王因为处理  
政务，身体感到疲倦，因此走到室外，坐在树阴下打  
起瞌睡来了。正当这个时候，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了  
一条毒蛇，把正在午睡的国王咬了一口，于是毒液立  
刻传遍全身，等他的侍卫们发觉的时候，已经太迟  
了。

御医们都束手无策，只是说：

“脉搏非常微弱，差不多快要停止了，这种情形，

并不是医药的力量所能够挽救的。”

丹麦举国上下都为国王的驾崩而悲恸。

以挪威的福京普拉斯为首的那些邻近的国王们，都在虎视眈眈地准备着待机而动。国家一旦没有国王，说不定会出很大的乱子。

于是，从大臣波洛涅斯起，所有的官员都来开会商讨善后事宜。

虽然一部分具有正义感的武将们，认为应该由王子哈姆莱特继位，才是名正言顺的事。可是，波洛涅斯大臣却主张由克劳狄斯继位，理由是：

“哈姆莱特王子太年轻。在处理对内、对外的各种繁重的国家大事上，只有克劳狄斯才最适当。”

这样一来，终于决定了由克劳狄斯继承王位。新王克劳狄斯算起来，是哈姆莱特王子的叔叔。

先王是位庄严、英勇而有风度的人。克劳狄斯却是个外貌忠厚、心怀奸恶的人，满肚子净是些坏主意。

克劳狄斯从接位的那天起，口头上虽然说是对于兄王的驾崩感到十分悲哀，心里却是欢喜得不得了。他召集了左右，从早到晚，甚至有些日子通宵达旦地举行盛大豪华的宴会，尽情饮酒作乐。

今天早晨，他又因为昨天夜里的酒醉还没有醒，摇晃着身体，由侍从们扶着，才坐上那镶有宝石的象